



金庸和第一任太太杜冶芬合影(资料图片)

姐姐的青年时代，纯净慧敏，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，留下美好的瞬间。事后，查哥曾对父亲说：“是我没有照顾好她！”应该是真诚的。

金庸在杭州城的一段爱情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友杨在葆因主演影片《原野》赴港，金庸以《明报》社长查良镛的名义，在美丽华饭店设宴款待。他得知杨在葆与我是大学同窗好友，高兴地请他带话：“那您回去后一定代为问候，我们是亲戚，不过我和他姐姐早已分手了。”

“咪咪博士”成了我家的座上客

提起这门亲事，说来话长。抗战胜利后不久，父亲杜宗光用“八根大条”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“顶”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。当年偌大个杭州城，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《东南日报》，枯燥乏味，唯有其中“咪咪博士答客问”像万宝全书，文字精妙，逗人开怀，是人人都抢着看的。这“咪咪博士”正是金庸。

一天，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题：“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？”咪咪博士回答说：“一定要颈部挺结实，可示鲜活，羽毛丰盛浓密，必定肥瘦均匀。”我不以为然，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：“你说

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，那么请问，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，怎么那么好吃？”过了几天，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，声称“……你一定是个有趣的孩子，很想和你见面交谈。”我瞒着家里给他回信：“天天有空，欢迎光临。”咪咪博士回：“礼拜天上门造访。”

此时行将开学，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，得知此事火冒三丈。礼拜天下午，咪咪博士刚一落座，父亲便开始检讨小孩子不懂事，胡乱写信等等。查哥哥连忙说道：“没关系，冷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。”这时，姐姐杜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，清秀文雅的她非常迷人。感情上的事，往往就这么简单。次日，查哥哥便再次登门，送上一

叠戏票，约我们全家去观赏郭沫若的名剧《孔雀胆》。

那天看戏，一家人倾巢出动，幕间，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“可口可乐”传送过来，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。尔后，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。

他提出要和我未滿18岁的姐姐结婚

为完成初中的学业，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。时隔不久，查哥哥竟然也来了，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考入了上海《大公报》。小别重逢，格外亲密。这时，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。据说1948年3月《大公报》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，他不是不乐意，曾写信

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，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，时间长了不行。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只去半年。

1948年秋天，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，向父亲提出要姐姐结婚，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，因姐姐尚未满18岁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要远嫁他乡，怎么舍得？可他俩主意已定，父母最终只好依从。这年10月在国际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

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，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，也邀我和长兄同往。船到袁花镇，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。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，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，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（蒋百里）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。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，同属那一带的望族。不过，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，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，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，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，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，令我深怀敬意。不料查伯伯在镇压反革命期间，因为儿子在香港，被扣上“海外关系”的帽子，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齐审查，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，可他那时和蔼可亲的笑容，终究是再也看不见了……

1981年，查哥曾到杭州探望我们

不久，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。1950年初，姐姐突然回来了。并说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。大家都格外欣喜。不多时，查哥也来了，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，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。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，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。她又不会说粤语，生性活泼的她自然寂寞难耐。但经父亲再三规劝，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

愿回同香港。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：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，心情很好。

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醋，把他们后来的分手，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。姐姐的青年时代，纯净慧敏，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，留下美好的瞬间。事后，查哥曾对父亲说：“是我没有照顾好她！”应该是真诚的。

数月后，姐姐真的回来了，而且再没回香港。直到1953年初，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。

一晃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，大陆物资供应极端匮乏，他主动寄来猪油等食品。谁知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，姐姐竟因这桩“海外关系”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折磨，我们的家庭也遭连累。

1981年金庸首次回大陆，受邓小平接见，可谓衣锦还乡，风光无限！途经杭州时兴致勃勃托熟人去母亲处，表达要见见家人的意愿。可叹老家楼下正在大修，不便待客。而且实在是“十年浩劫”的阴影太深，母亲心有余悸，最后决定改去兄嫂家聚首。

1985年，我家收到一纸汇单，去银行取款时，方知是查哥寄来的。为此，我一直认为他秉承了当年的诺言：“我们还是朋友”！不想前几年在网上风传金庸在香港回归前后对记者说的那些话：“我的第一位太太Betrayed(背叛)我，第二位太太是我Betrayed她，第三位太太……”如何如何。我看了实在不以为然，我只知道，当年他们是相爱结婚，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，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吧。但我要说句公平话，查哥没有亏待过我们，但他却未必知道我们家人为他承担过多大的惊吓。而今大家都是年逾耄耋之人，还是友情为重吧！

杜治秋《档案春秋》

中国近代军舰上的动物萌宠

在19、20世纪的军舰上，经常有老鼠光顾，和舰员们抢东西吃，养一些猫和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再者，舰员终日与大海为伴，小动物给他们带来不少乐趣。随着军舰的不断发展，这些小动物还慢慢变成了舰上的吉祥物。英、美海军喜欢养猫狗，德国海军喜欢养猪。日本“松岛”号还养过一只熊！相比之下，中国近代海军养的狗和猫，就比较正常了。



邓世昌与太阳犬的雕像(资料图片)

“致远”舰上的太阳犬

爱国将领邓世昌的故事，可谓家喻户晓，他的军舰“致远”号和爱犬“太阳犬”，也为人们所熟知。很多人认为“太阳”是这只狗的名字，其实这只是这种狗的种名。在邓世昌的家乡附近，即潮汕一带，有一种生性凶猛的狗，当地人把这种狗叫做“太阳狗”，邓世昌的爱犬“太阳犬”就属于这一品种。

真正让人们记住“太阳犬”的是惨烈的大东沟海战。1894年9月17日下午3时30分，一发来自“扶桑”舰的240毫米开花弹命中了北洋海军旗舰“定远”舰的舰首军医院，大爆炸引发的火灾瞬间吞噬了前部甲板室，造成“定远”的主炮无法射击。为了保护旗舰，“镇远”舰和“致远”舰冲出阵列，用自己的身躯为旗舰抵挡炮弹。

在弹雨的侵蚀下，“致远”舰燃起致命的大火，并开始向右倾斜。身着北洋海军蓝色军官服的邓世昌登上飞桥，手持海军军官佩剑，向官兵们大喊：“吾辈从军卫国，早置生死之度外，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！然虽死，而海军声威弗替，是即所以报国也！”全舰诺声如雷。在邓世昌的指挥下，“致远”号开始强压通风，全速向“吉野”号撞去……

很多年轻的日本水兵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——“致远”舰高速冲来，舰首激起雪白的浪花，气势逼人。日本军舰对这艘不要命的中国军舰施以疯狂的炮火阻击，随着距离的拉近，“致远”舰的中弹就越多。最终随着一声巨响，这艘英勇的军舰侧舷发生了大爆炸。

“致远”舰沉没后，邓世昌落水。仆从刘相忠游近递上救生圈，被邓世昌推开，“左一”鱼雷艇抛长

绳相救，这位刚烈的舰长也不搭理。最后，连通人性的“太阳犬”也游过来了，“衔其臂不令溺，公斥之去，复衔其发”，不忍主人下沉。邓世昌满眼泪，但为了一个中国海军军人的尊严，他毅然抱住“太阳犬”，一起沉入海底，谱写了中国海军史上最为壮烈的航程。

“海圻”舰上的白色波斯猫

1911年，“海圻”号穹甲巡洋舰赴英参加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阅舰式，随后前往纽卡斯尔的劳沃克船厂——它的出生地，进行维修。

9月10日，“海圻”舰在自由女神的注视下抵达纽约港，成为第一艘访问美国本土的军舰。舰长程璧光少将及随从人员前往波士顿、华盛顿一带拜访美国总统，进行外交活动。“海圻”舰的仪仗队列队行进在纽约街头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墓地献花环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格兰特和中国海军的缔造者之一李鸿章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，此举无疑成了中美两国友谊的见证。最后，程璧光还参观了纽约造船厂——它正在承造中国的练习巡洋舰“飞鸿”号。为表示纪念，船厂的厂长伊泽少将将一只白色的波斯猫作为礼物送给了程璧光。波斯猫是海军军人之间常见的礼物，也是军舰上的吉祥物。所以这只小猫被带上舰后，立刻成了人见人爱的宠儿，给远航他乡的“海圻”舰官兵带来不少乐趣，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消息传到后，很快，整艘军舰都充满了要响应革命的气氛。这些

事情当然瞒不过程璧光。他目睹大势所趋，下令全体舰员集中在后甲板，共同决定军舰的命运。他向舰员讲明情况，规定支持革命的站到右舷，不支持的站到左舷，等他喊道“三”时，按个人意志行事。

起初，舰员们还有些疑虑，但当程璧光喊道“三”时，那只白色波斯猫忽然走到了右舷。哄堂大笑中，官兵一涌而至，“海圻”舰的命运就这样做出了决定。后来事实也证明，这只猫的“决定”是正确的。

“重庆”舰的小黑猫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弱小的中国海军拼尽全力抗击日寇，自身也几乎全军覆没。到了抗战末期，根据《租借法案》，1945年4月2日，英国方面决定同意中国的要求，即在对德作战胜利后抽掉1艘巡洋舰、1艘驱逐舰、2艘“A”型潜艇和8艘HDM1海湾炮艇给中国海军。

1948年5月19日，一切准备妥当后，英国海军在朴茨茅斯港举行盛大的“重庆”、“灵甫”两舰交接仪式，两舰正式纳入中国海军序列。一周后，在舰长邓兆祥的率领下，“重庆”舰与“灵甫”舰结伴回华。

在出航前，“重庆”舰官兵收养了三只小黑猫作为军舰的吉祥物，但在经过直布罗陀时，舰上却突然发生了阴暗的猫事件。

事情还得从“重庆”舰的英国人员说起。由于担心中国舰部队缺乏军舰在大洋上的航行能力，英国方面派出了由“重庆”舰最后一任舰长贝林顿上校和一些技术骨干组成的英方联络组，负责协助中方人员。但在航行途中，英方人员

遭到了舰长邓兆祥和中国军官们的冷遇。按照海军传统，舰长是军舰上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即使国家元首在舰上，也要听从舰长的安排。这时身边出现了一个指手画脚的英国人，邓兆祥心中自是不爽。加上中国海军的民族自尊心使然，英方人员被“冷对待”也就不奇怪了。当然，这也弄得英国联络组人员的情绪很不好。

在两舰航过直布罗陀时，有一只小猫钻进了一名英国士官的住舱，引得这位多日来情绪不佳的英国人勃然大怒，将那只小猫扔到了海里。事发后，本就对英方人员不满的中国水兵群情激奋，甚至扬言要把肇事英国人扔到海里偿命。后在双方军官的劝阻下，中国水兵们才把那名英国士官驱逐了事。

然而，从迷信的角度来看，舰上的吉祥物竟然被自己军舰上的船员虐死，预示着这艘军舰将得不到好运。而“重庆”舰回国后真的是厄运不断，先是不少舰员“集体失踪”，不久又遭到高层的冷遇。在起义后，拥有强大防空火力的该舰竟被少数几架轰炸机“意外发现并击沉”……不禁让人想起这冥冥中的诅咒。

如今，现代军舰上早已严格规定不准养宠物，作为船上一员的吉祥物——宠物，随舰员们征服大海的岁月早已成为历史。而中国海军早年经历的那些屈辱却在每个国人的心中挥之不去。

何炜《文史天地》